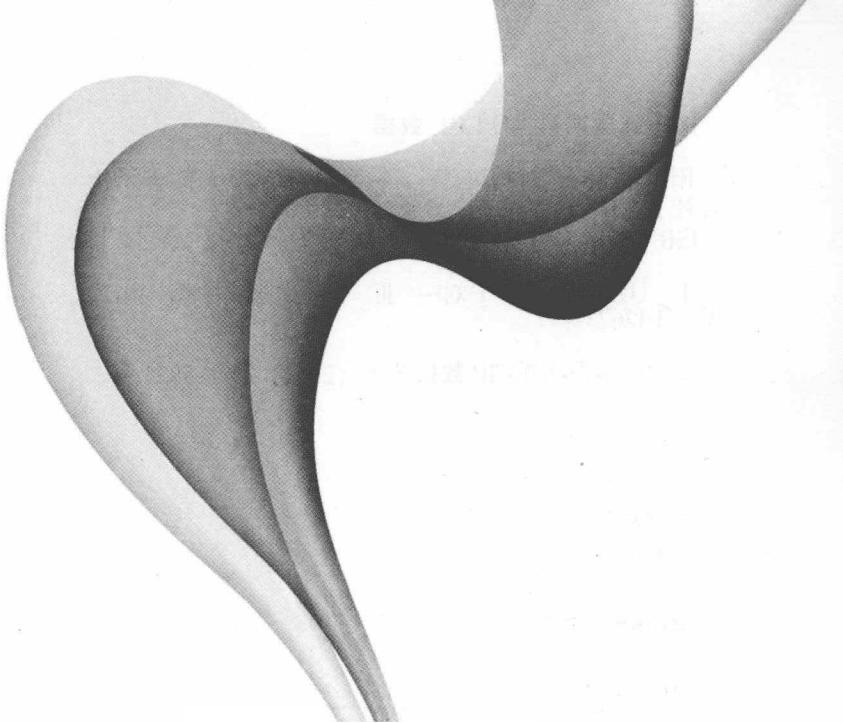


刘梅花 著

阳关
梅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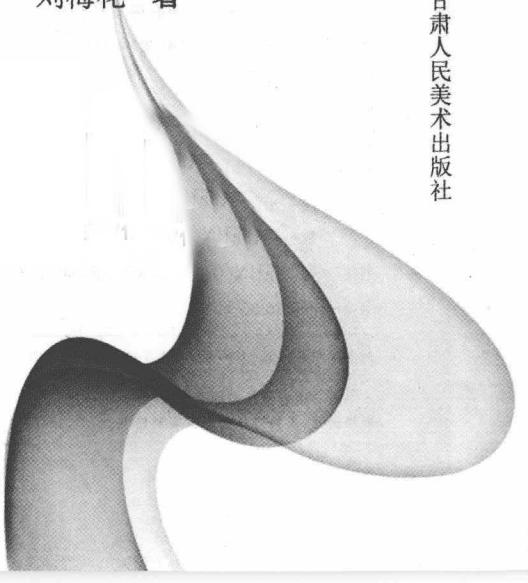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阳光梅花

刘梅花 著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阳光梅花 / 刘梅花著. —兰州 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1.11

ISBN 978-7-80588-956-6

I. ①阳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5821 号

阳光梅花

刘梅花 著

责任编辑：刘铁巍

朱 珠

封面设计：孟孜铭

出版发行：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：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邮 编：730030

电 话：0931-8773224(编辑部)

0931-8773269(发行部)

E - mail: gsa@126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.com>

印 刷：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12.5

插 页：1

字 数：320 千

版 次：2011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~1 800 册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588-956-6

定 价：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，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乌鞘岭下一朵梅

马步升

一个女子从乌鞘岭的深处走来。身形冉冉的，神情幽幽的。远远看去，那种冉冉，并非拈花扑蝶的女儿态，而是由饥饿、忧伤和疲惫导致的趑趄和迷茫；而那种幽幽，仍然不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闲愁，那是一种叫天不应呼地不灵的绝望。

那是一个后来被作者反复描述过的叫做三十里山路的所在。三十里山路，不过是一个虚拟的、自嘲的数字，那条山路何止三十里，人生的路有多长，这段路就有多长，人生的苦难史有多长，这条路就有多长。好在，只要是路，就会有起始，就会有终点。只要行走的脚步没有停下来，只要有走下去的愿望，多长的路都没有人的脚步长。

在那条山路上踽踽独行的女子名叫刘梅花。一个艳丽而温暖的名字，这样的人，这样的名字，却偏偏要与犷悍荒寒的乌鞘岭比

邻，在画家的笔下，这本来就是色彩对比强烈的天然画面，在作家的眼里，又何尝不是天然的力与美的象征。她走出来了，她从乌鞘岭的深处走来，她以一个作家的姿态走出来了。当她走出来时，身形依然冉冉的，而此时的冉冉，却是渡尽劫波后的娴雅从容；神情依然是幽幽的，而此时的幽幽，却是烛照人世幽微的灵光凝集。

有人说，苦难是人生的财富。这话本来没有说错，但，说这话的人，心也真够硬的，尤其是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。难道我们不能幸福着，又财富着？然而，此事古难全。也许，这本来就是任何一种生命天赋的宿命。梅花香自苦寒来，宝剑锋从磨砺出。这么深沉的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生格言，被人说得多了，其本来意义便被逐次消解，变成了任何人都可顺口说出来的话，似乎苦寒只是一种天气状况，磨砺只不过是一种机械的劳动过程。要知道，那是在血水里泡三遍又在碱水里煮三遍的苦难啊。对于作家而言，并非因为要写作而去体验苦难，有意地有目的地去体验苦难，也许真的能够体验到一些苦难，但，那种苦难充其量也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苦难，总也脱离不了忸怩、伪饰和少见多怪；也并非因为经历过苦难，就一定会成为作家，会成为优秀作家，其实，作家的生成机制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在写作这件事上，作者的任何历练只属于个人，具有绝对的排他性，是拒绝复制的，也是不可能被复制的，而且，一个能被复制的作家决不能算做好作家，甚至不能算做作家。能不能被复制，其实是对一个作家的终极考验。能够被复制的，有可能是作家的经历，而永远不能被复制的是作家的情怀。这是在苦难中磨砺而成的人生情怀，又以这种人生情怀去体察所经的苦难，从而对自己的人生和他人的人生，生发出带有启示录意义的人生经验来，这恐怕才是苦难赐予作家的财富。

走在三十里山路上的刘梅花，与其说是在为当下的生存，必须奔波流浪在荒寒的乌鞘岭山路上，毋宁说她是在一条带有宿命意义

的心路上徘徊犹疑。山路有头，心路无尽，今日的果腹之食在哪里，今夜的容身小屋在哪里，她心中无数，她只有按照她一厢情愿的预期，用尽最后一点气力，年幼的她，带着更年幼的弟弟，姐弟互相扶持着，鼓舞着，向预设的目标进发，而这些预设的目标注定会成为虚拟的目标，亲情总是在最需要亲情的时刻拒绝着最需要亲情的人。苦难，苦难而至于绝望，最易引发人对世界的荒寒感，最易让人心生怨愤，乃至怨毒。然而，就是在这样的无望时刻，刘梅花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？她在“数着山的心跳”：

“山可是有个性有脾气的，一座与另一座决不雷同。”

“有些山，长得山模山样，很周正老实的样子，该长草的地方给你铺些草，好叫牛们羊们来啃，该长树的部位给你抻几棵树，好让你累了倦了靠着打个盹，做个白日梦啥的。”

“这样好脾气的山，任由你耕田放羊，随便你栽树种草，都行。雨稠了，给你长好些，天旱了，也不是山的错啊。”

“也许他和我们是隔着时差的。夜晚，我们都睡了，他方醒来，伸了腰，送一朵花，饮三滴露，听无数片风踏过山尖。白天，他溜达累了，站着睡了。梦里，清点千里雪山下埋藏的珍宝。”

没有荒寒，没有怨愤，没有怨毒，甚至没有祈求，没有幻想，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感恩。尽管生活给你设置了许多路障，然而，生活毕竟允许你奔波在生活的路上。这便是生活的逻辑，也是刘梅花的生活逻辑。一个人持有这样一种人生的情怀，生活如果永远对其冷眼相待，那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。其中的纠结，对苦难有着切肤之痛的刘梅花，她对苦难的态度具有示范意义，她给年幼失怙的儿子说：

“宝贝，苦难其实不是财富，只是一种最疼最深的伤害。可是，时间会让它淡漠一些，会让锐疼渐渐变为钝疼的。不过你不要指望时间会愈合一切，有些伤，会疼痛一生，所有的伤害，我都用来忘

记。”

由“锐疼”，到“钝疼”，再到忘记，或许是一种权宜，或许是一种明智，或许是一种无奈，或许，也是一种曾经沧海的达观和淡定。

三十里山路，无论多么漫长，无论多么难走，那也只是一段有始有终的路，如果终生都行走在这条路上，那也许就是山人不知山外事了，而刘梅花山路的尽头是无尽头的路，那条路名叫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：

“我孤立于山岩之上，命运注定我要独来独往。这没什么。你见过两只鹰一块儿商量着飞翔么？肯定没有见过。”

“我无比骄傲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我曾用了好多时间，说服自己不可以骄傲，但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那么，我就继续骄傲着好了。我不能为了所谓的一点点谦虚美德而掩饰我固有的自负。”

“我来往于世尘与空灵之间。”

刘梅花骄傲什么？在世俗的眼里，她没有什么可骄傲的，然而，她是一个真正值得骄傲的人。这是一种脱离了世俗的骄傲，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骄傲，是一种遍尝人生酸辣苦甜的骄傲，这种骄傲，足以让她站在世俗的高处俯瞰世俗，足以让她站在苦难的高处俯瞰苦难。人说谁谁脱离了苦难，其实，人的出生，本身就是苦难，直到离世而去，无不在苦难之中，不是这种苦难，一定是那种苦难。所谓脱离苦难，真实的含义是指，人站在了比苦难高的地方。站得比苦难高，也就意味着对于苦难，你已经拥有了地理优势，拥有了把握苦难的可能。不是谁都可以站得比苦难高，刘梅花庶几近之。置身此地此境，俯察红尘扰扰人情滔滔，那真个是一花一世界，一草一乾坤。她的引起读者广泛注意的“本草系列”散文，以一个遍尝人间苦难的年轻女子的情愫，再一次回到了她专修过的中草药那里，摹其形，品其味，发其义，将心比心，以情移情，心

动之时，万象摇曳，情浓之际，天地迷离。

这是刘梅花人生的分界线，也是刘梅花散文的分界线。先前的刘梅花，人虽从三十里山路走出来了，但跋涉的疲惫和痛定思痛的隐忧，过往的一片片阴影仍与她如影随形，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，在她的行文中忽隐忽现，看得出，她尝试着极力抹去阴影，重新开始生活，但，记忆的顽强远远超过个人意志的顽强。也许只是不经意地蓦然回首，她发现了本草，她在不断的疾病折磨中，从本草那里不仅获得了身体的健康，重要的是获得了生命的启迪；或者说，是本草找到了她，找到了这个与本草同呼吸共命运的女子，在那个时刻，双方一拍即合，形成高度的默契。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，从来都不是刻意的，那是需要一种被称为缘分的东西做媒介的，好文字更非刻意得到，可以说，好文字是先验的，她在某个地方等待着，谁是有缘人，只须签上自己的名字罢了。什么是有缘的人？有心的人，有情的人，有善的人，不为浮云遮望眼的人，不为形役的人，自和谐的人。

从“本草系列”开始，刘梅花的人生境界上了一个层次，她依然生活在鸟鞘岭下，物质的生活并无本质的改观，但她更多地关注到他人的命运，群体的命运，她的散文也上了一个层次，不再斤斤于个人的忧伤，不再流连曾经的杯水风波，而是着力破译人生的密码。凉州宝卷中的因果轮回，凉州贤孝中的善恶报应，凉州词中的爱恨情仇，河西街巷的人情百态，无不传达着人生本来的丰富，和作者心灵体验的丰富。

刘梅花以散文的姿态，走出了鸟鞘岭，走出了凉州大地，走进了更广阔的天地，大约是2009年罢，《文艺报》在盘点当年全国散文状况时，刘梅花是被当做亮点而盛装亮相的。这是一次准确的盘点，这是一次水到渠成的亮相。所有的成绩只能说明昨天，正如所有的苦难只是人生的过程，刘梅花是深谙其中三昧的，她正在以更

加从容的姿势更加坚实的脚步行走在散文之路上。
是为序。

(补记：刘梅花散文集《阳光梅花》即将付梓，武威市作协主席李学辉先生以一级机构的名义嘱我作序，虽正在写长篇，敢不欣然从命？大约四年前，一外地出版商请我推荐甘肃女散文家，我说习习当前，王琰、郑晓红、刘梅花三人踵其后。彼时，习习已经文名斐然，自不须我多言，而后三人尚处在蒙眬境地。三人中，除郑晓红与我有师生名分外，王琰、刘梅花从未谋面，全以对她们些许的，还嫌稚嫩，但灵气抖擞的文字下此判断。四年过去，幸而言中。非敢自夸，面对变动不居之人事与文事，谁也免不了走眼。但，待人之道无他，唯真心耳，作文之道亦无他，唯虚心耳，衡文之道无不然，无非以真心对虚心也。看人前途，当在其尚处于下僚之时，做不了先见伯乐，并不可耻，而事后诸葛，谁都生厌；论文高下，当在其籍籍无名之时，拨云见日，方称慧眼。吾土，乃华夏发祥之地，吾民，乃周秦先民后裔，激扬本土文明，全赖代代才人君子。勘哉！)

辛卯春月于黄河之都兰州

作者简介 马步升，作家、学者。矛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及施耐庵文学奖评委，发表作品约五百万字。现为中国作协会员、甘肃作协副主席、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

目 录

- 高山流水听琴音 / 001
八千里路云和月 / 003
本草系列 / 006
大西凉 / 021
黄土坡上黄土飞扬 / 030
那么,让我们从此长相守 / 037
三十里山路不拒绝脚步 / 040
一棵树 / 043
戒 指 / 051
大凉州 / 056
风 邪 / 065
四君子汤 / 067
背景:泥土的补丁 / 070
戴草帽的女孩,肩披阳光 / 076
一匹水一样蹲着的时光 / 079
凉州词唱瘦的丝绸古道 / 085
祝贡路,风里猎猎甩打的几章散文 / 104

- 百草江湖 / 115
太极岛 / 121
炳灵寺 / 130
想起鸟鞘岭 / 135
时间是用来忘记伤害的 / 137
紫河车 / 142
太阳窝里嘛割苜蓿 / 148
是谁碰响了凉州词 / 156
青草尖上的锅庄 / 161
烛影摇红落雪天 / 165
高山流水遇知音 / 168
一滴月光清如水 / 173
如果要放牧青草, 白云 / 181
曼陀花山庄 / 188
哈溪的水声, 云影 / 193
落雪或不落雪的日子 / 196
大野浅梦 / 201
画里风景 / 203
百合花开 / 205
一匹黑马, 我钟情的颜色 / 212
风从故乡来 / 214
季节絮语 / 219
父亲, 告诉我你的疼痛 / 226
如此真实, 又如此恍惚 / 231
还有一杯豆浆, 要留下 / 237
向日葵, 向日葵 / 239

- 背负一捆遥远的寂寞 / 243
谁数着山的心跳 / 246
剪 影 / 251
阡陌炊烟桑麻 / 251
红花瓷,红花瓷 / 258
雪落甘州 / 263
篱笆墙上爬满喇叭花 / 266
风雪夜过乌鞘岭 / 269
红尘千履 / 279
荞麦开花者胭脂红 / 284
儿时的伙伴 / 288
收音机陪伴的夏日时光 / 293
太阳当天过 / 297
鸠摩罗什寺 / 301
走着,看见自己扁薄的影子被风抻长 / 310
小桃红 / 314
节节草,节节草 / 328
所有的伤痛请走开 / 336
淡淡山色里阳光浓 / 340
我在西北 / 344

附录

三十里山路梅花香

——漫谈刘梅花其文其人 赵燕翼 / 347

刘梅花散文的安然与自由

——读刘梅花的散文作品 杨献平 / 352

记忆,时间与草药情怀

——刘梅花的散文赏读 李源军 / 360

说文解字

——拟刘梅花笔意兼赏其散文 董唐寿 / 368

雪里梅韵

——安然站立的清红 王春林 / 381

生在武威的幸福(代跋) 李学辉 / 384

高山流水听琴音

悬崖峭壁素面朝天。松树们云游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

云雾时聚时散。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。岩石壁上有他们细细的脚爪走过的踪迹。

鹰的家，在绝壁之巅。没有足够的高度，不能抵达。

月亮上来了，带着它清涟的光芒，一步一步踩着山路碎步而来。一轮月亮，深山的灯盏。

鹰，冷峻。它正衔来露珠，盛在花儿杯盏里。举杯，邀月。在万丈峭壁的顶峰，在岩石之上。

层层叠峦的山峰，吸纳天地间磅礴的气势。沧海桑田，日月星移。是谁，把一座大山的心思沿着八千里路的云和月，迁徙？

听见两声瘦瘦的鸟鸣树叶般飘落么？冬，携着一山银子一样的宁静走来。月光，一点一点缝补岩石的伤口。

石头纵横的经络，是力量在时空里的凝固。多么温暖的肃穆，盛大的美啊！

一定有古筝，铮铮钹钹地，轻柔着天籁之音。一定有一座茅屋，隐在深山之中，归隐了一个小女子如水的心啊！

原载：《陇原文萃》2010年第2期。

八千里路云和月

我是一只鹰，你知道的。

我孤立于山岩之上。命运注定我要独来独往。这没什么。你见过两只鹰一块儿商量着飞翔么？肯定没有见过。

我傲视整个山谷。不管多大的山，都越不过我的脚爪我的巨翅。我的梦想在蔚蓝里实现，我的计划在天空里拟定。

我无比骄傲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我曾用了好多的时间，说服自己可不可以不骄傲，但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那么，我就继续骄傲着好了。我不能为了所谓的一点点谦虚美德而掩饰我固有的自负。

我是鹰。鹰的基本基因决定了我要飞翔的高度和纯度。山是无法逾越过我的翅梢，水是不能挽留我的梦想。我喜欢飞，确切地说是遨游于自然。

在无际的透明的空气里，自由，逍遥。拿我飞行的痕迹，画一个巨大而美丽的花环，送给清风，明月。然后，我回家，回到我山岩的巢穴。再硕大的梦想，都有一个支撑点。

我不是空想家，我是鹰，我栖身的地方也是出发的地方。这并

不矛盾。我来往于世尘与空灵之间。飞得再高再远，还是需要一点攀援的真实，借此来烘托虚渺。

我是鹰。我所以骄傲，是因为我有强大的内心世界，还有天地赐予我的元气。尽管为了能够飞起来我的双翅伤痕累累，但这并不能损伤我内心储存的底气。受伤的只是我的翅膀而已。这能有什么呢。没有妈妈的呵护，是我自己练习着飞翔的。一次次的跌落中我悟出飞翔的真谛。无数次受挫之后，我终于起飞。擦伤我翅梢的树枝，岩石的棱角，还有长刺的灌木丛，都被我丢在脚下，甚至，不用回头看它们一眼。

我是鹰。不要叫我雄鹰。告诉你，我是一个小女子。叫雄鹰，不可以的。但是，你知道我的确是鹰，这就好了。

我是鹰。我沉思的时候雕在岩石之上。我思考，我要飞。我在山之巅，在岩石之上，打磨好我的长喙，打磨好我锋利的爪。拍翅，只需滑动气流，我就在天空中遨游。自在，逍遥，还浪漫。

我盘旋，又盘旋。压低我的巨翅，做一个瞬间的俯冲。这个俯冲在眨眼之间。草们没有发觉，牛羊们没有发觉。一只兔子发觉了。它悬在半空里发觉的。它觉得世界一下子浓缩了，立体了。这个动作我做得漂亮极了，行云流水，干净利落。这符合鹰的个性，迅速，果断，收敛。

当然，你可以觉得这只兔子瘦弱一些。不如狼不如虎逮住的肥美。但你知道，我不是雄鹰，我的体质决定我觅食的重量。有多大的体能，猎取多重的食物，绝不勉强自己。我不是只贪心的鹰，一餐够便足矣。

但我只食鲜活的兔子，死腐的不要。这是鹰的原则。兔子瘦弱些没有关系，分量轻些没有关系。你看野猪吃得不错吧，可丑笨得要死，有什么意思呢。

风清月明之时，我衔来盛满露水的花杯，在岩石之上，擎杯，